

掘墓风云

——吉普赛女人复仇记

曾肖红 李梦秋 著

● 影视文学 ●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自序

李梦秋 曾肖红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文艺界把影视文学创作比喻为“触电”。顾名思义，傻子都明白，干这种活儿，比写小说撞墙碰钉的机会更多；于是悟性好的文友，早已琵琶别抱，而我们两个憨人，却仍在这个圈里依依难舍。

促使我们十年苦恋还要硬干的原因，并非不会写小说，而是想到，既然影视文学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朵，就应当有它一小块生长之地。姹紫嫣红，不敢奢望；能为百花园添一点嫩绿，也就心安了。“触电”，无非是作品难于成活，挨板子的机会多，但我俩抱定练笔宗旨，纵然触电一百次，退稿盈尺，甚至骂声载道，也坦然对之；大不了在这一老一青的作者头上多添几丝银发。千金难买一个“愿”字，自己选定的路，唯有风雨兼程，苦耕为乐。

也许我们的至诚与干劲感动上苍，居然也有些作品撞彩上了荧屏；而更多的作品，尚属待字闺中。感谢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出版界的热情支持，在我们已出阁和待字闺中的十几部作品中，选编了这部影视文学问世，聊遮汗颜。十年练笔，羞谈奉献；然而这六个情趣各异的故事，读者阅后或可喷饭，博一笑耳！总之，拙作是美是丑，是良是莠，有待读者雅正之。

1992年夏日于柳州

目 录

自 序

掘墓风云..... (1)

陷阱在你脚下..... (26)

七星伴月..... (83)

情网下的黑手..... (150)

啊！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..... (200)

喋血土司寨..... (271)

掘墓风云

——吉普赛女人复仇记

曾肖红 李梦秋

序 幕

维多利亚医院座落在风光旖旎的香港铜锣湾畔，住院大楼翠木环绕，树影婆娑。打开窗户，透过绿叶的间隙，可眺望金色的海滩和蔚蓝色的海洋。

病床上，躺着一个两鬓斑白，年过八旬的老人。他姓陶，名世轩。昔日体格魁梧，为人狡诈，可现在，这个素有“杀人魔王”之称的原国民党华南地区军统特务头目之一的军人，那种不可一世的气魄早已荡然无存。他被多种疾病缠身，尤其是肺结核，已发展到晚期。他的床边，坐着一个五十左右、矮敦、肥胖名叫韦塔敏的男人，他是陶世轩过去部下一名军官的儿子，因为陶世轩忽然病情转危，在他的儿孙一时不能从美国赶回之际，韦塔敏奉父命来医院陪伴着他。

人总是这样，到了绝境或是有了闲心，便思东想西。如今，这个奄奄待毙的陶世轩，眼前正浮现40年前一幕幕的那种行尸走肉和血腥的特工生涯……。

淮海大战结束，五十五万大军被中共消灭在长江以北，南京已在解放军大炮射程之内了。党政要员、太太小姐，这时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and 体面，哭的哭，躲的躲，狼奔豕突。

一等难民去美国，二等难民去香港，三等难民去台湾。陶世轩虽然在军统里有些小名气，可是比起那些大腹便便的金融寡头来，他只能摊上个三等身份。南京吃紧时，他急匆匆焚烧了文件和由他签批屠杀共产党人的手稿后，在枪林弹雨下死里逃生，先窜到广州，不久又去了台湾。

一场巨大的惊恐和过度的劳累，加上昔日眠花宿柳留下的虚脱症，到了台湾就一病不起，左诊右治无效，于是获准隐居到香港就医，也不见有什么好转。现在，他好比熬尽了药汁的药渣，死神正在向他频频招手了……

他越想越乱，越想越怕，耳边仿佛总是有人喊：“还我命来！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必须偿命……”其中，他似乎还听到一个尖利的女人嘶叫声：“你这个老畜生！我杀你全家……。”

他躺在床上心惊肉跳，浑身冷汗。四十多年前被她刺在下腹的剑伤，似乎现正还有点儿隐隐作疼。

“卡特尼娜……雁明……”

他干巴的嘴唇皮，断断续续老是呼唤着这两个名字。在临死之前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两个人——一个是他正在美国经商的儿子，一个是四十几年都害怕见面的那个有着吉普赛人血型的法国女人——卡特尼娜。

(一)

香港，启德机场。

一架波音客机从大洋那边飞来，降落后，头发花白的陶雁明和他的儿子陶华匆匆走下飞机，一头钻进轿车后，就向司机吩咐：

“快！维多利亚医院！”

轿车飞速驶向市区。

维多利亚医院。

轿车在医院门前“嘎”一声停住，陶氏父子急匆匆奔向住院部。

然而，晚了，陶雁明的父亲陶世轩已去世一天一夜，停尸太平间。

医院会客室里。

杜中仁把一份遗产证书和一只绝密遗嘱金盒双手递给陶雁明。

杜中仁：“这是令尊大人临终前的绝密遗嘱，他来不及亲手交给您就去世了。”

韦塔敏介绍：“他是伯父大人 生前 委托的杜中仁大律师。”

陶雁明打开金盒，望着那“绝密”二字发呆。

陶雁明内心独白：“绝密，绝密个屁！”

香港大饭店。

房门紧闭，陶雁明和儿子陶华在灯下研究那只金盒里的绝密遗嘱。

绝密遗嘱上写着：

明儿：

我和孙殿英部下刘、杨二将军都领到了孙殿英盗掘东陵的赏物。大撤退前，这些无价之宝一同与你丧母葬入墓中，需则密取。

父：轩

陶华：“爸，爷爷的这份遗嘱杜律师和韦叔叔都已经看过了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密，这些珍宝恐怕早已被人挖走了。”

陶雁明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当年你奶奶在广州下葬时，韦塔敏根本就不知道有出丧这回事，这位香港杜大律师更是不知。就算他们知道墓在广州凤凰岗，他们也找不到，因为奶奶的墓并没有立碑，偌大的一片坟场，哪里挖去？”

陶华：“趁别人还没下手，我们先把它挖走算了。”

陶雁明点点头。

蓝天，一架班机在飞行。

机舱内，一个披着大头巾戴着墨镜的老妇人冷冷地盯着陶氏父子。

飞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。陶氏父子驱车入市。戴墨镜的老妇驾车紧跟。

广州，东方宾馆门前。

一辆豪华的小轿车驶来停在阶下。

头戴太阳帽的陶雁明和他的儿子陶华从宾馆里走出来，他俩坐上车后，轿车朝郊外凤凰岗驰去。

途中，清明扫墓的人熙熙攘攘，有挑担的、有抬石碑的，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地挤满公路，车辆只得减速而行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在凤凰岗停下，陶氏父子扛起锄头铲子，朝岗上走去。

凤凰岗墓地。

墓地上，树木葱笼，花木扶疏。小雨后的树叶，在和煦的阳光下熠熠闪光，清新而湿润的空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一

个个馒头似的坟墓群中香烟缭绕，鞭炮阵阵，时起时落。墓顶上，有的用碗口大的土块压着叠成扇形的纸钱或冥币，有的竖起一根竹子，上端绑着一扎白纸条，微风吹来，这象征着招魂的白纸带飘飘扬扬，使墓地更显得神秘肃穆。

父子俩一前一后在墓群中穿行。

陶华：“爸爸，奶奶的墓还没到呀？”

陶雁明：“快到了。”

陶华累得直喘气，汗水不断地往下淌，渐渐地，与父亲拉下了一定距离。

一个脊背微驼的老头步履蹒跚地从另一条小路向陶雁明走来。在树林里，一个老妇人用手巾蒙着脸，在一座孤坟前伫立，她那颤抖的手，从竹篮里取出五色纸剪成的衣服、小马、小牛……摆在坟头焚烧。

“华儿，到了……”陶雁明也喘着粗气，向儿子招呼着。

陶华：“知道了！”

这是一座松柏翠竹环抱，年久失修，杂草丛生没有墓碑的荒冢，在枝繁叶浓的笼罩下，投下不规则的黑影犹如许多魔爪一般，显得阴森可怕。

陶雁明一边审视地势一面自语：“从这儿北望岗顶，小路蜿蜒高悬，南瞰江河如带，槐木葱郁。没错，就是这墓。”

于是，他放下锄头，对陶华说：“瞧”，墓前一茏松树上还刻着奶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‘A’，恰与河对岸的狮子坳遥遥相望。”

陶华：“奶奶姓什么？”

“姓安，名菊。”

陶雁明拿起锄头，望了望左右前后，对儿子说：“快挖吧！还有两个钟头就封锄了。”

陶华：“爸，什么叫封锄？”

陶雁明：“这是扫墓的老规矩，中午十二点，墓地忌锄铲的声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陶雁明：“按民间说法，正午十二点还在墓前动锄，先人的幽魂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”

陶华：“嘿！真有意思。那就快挖吧！”

父子俩轮流着就在坟前挖掘起来。

陶雁明在抽烟休息时凝视着儿子。华儿长得很象他的母亲，更有些象他的爷爷，特别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跟他爷爷的眼睛一模一样……他长长地吐出烟雾，四十年前的情景不觉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（回忆）

巴黎。春天。

法国梧桐在朦朦的细雨中，有如列队的修女，整整齐齐静立在凯旋门广场和巴黎圣母院侧，街心花园郁金香盛开，绿草如茵。

星期天，正在法国留学的陶雁明与未婚妻卡特尼娜在家玩牌，这时邮差送来一份电报。

卡特尼娜：“哦，亲爱的，您的电报。”

陶雁明接过电报一看，身子晃了两晃，一头栽倒在她怀里。飘落在地的电报上打印着这样的几个字：

雁明速归，母亲病逝。

(回忆)

蓝天，一架大型客机在云中穿行。

机舱内，卡特尼娜凝视着陶雁明，半晌，突然问道：“亲爱的，你爸爸会喜欢我这个儿媳妇吗？”

陶雁明：“我想会喜欢的。”

卡特尼娜：“我可是个吉普赛人啊！”

陶雁明：“这又怎样？”

卡特尼娜：“世界上有许多人都不喜欢我们吉普赛人。”

陶雁明：“我可不是那样的。我所喜欢的一切，父亲从不反对。”

卡特尼娜偎在他的怀里，甜甜地笑了。

(回忆)

广州，陶世轩家。

陶世轩眼里闪着异彩，他象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在看着卡特尼娜，她那吉普赛女人特有的风韵和魅力，不禁使他心荡神移。她实在太漂亮了！

陶雁明看着不象话，用手推了推父亲说：“爸！母亲的丧事办完后，我和卡特尼娜就回巴黎去，等我的学业完成后，再回来结婚。”

陶世轩：“这又何必？丧事办完，你俩马上成亲，婚后你继续去法国读书，卡特尼娜留在我身边做秘书。”

陶雁明：“这——”

陶世轩一扬手：“就这么定了。”

凤凰岗墓地。

陶华：“爸！你瞧，坛尖！”

陶雁明从沉思中惊醒，扔下快烧到手指的香烟，说：“哎！当心，别碰坏了！”

父子俩合力从地下取出了两只藏青色的瓷坛。

陶华：“哟！坛上有龙凤花纹哩！”

“慢，我来，我来！”陶雁明兴奋极了。

陶华看着父亲小心翼翼地扒开“哗哗”作响的银币、珍珠之后，只见一个光彩夺目的金宝箱呈现眼前。启开金箱，啊！满箱全是奇珍异宝。父子俩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：

“稀世之珍，盖世之宝！”

他俩早已忘记了一切，跪在地上，一件件抚摸端详，粗略一点，仅玉器就有三十多件，琢磨之细，巧夺天工。更令陶氏父子大感兴趣的，是一对各镶有一颗大钻石的金戒指和一对沉重的龙凤金镯。这四件宝物的背面，都镂刻着“大清珍宝”字样。

“好珍宝！好珍宝！”陶雁明连声夸赞。

“嘿嘿！别高兴过早了！我等恭候多时，识时务者留下珍宝，或许可免一死！”墓穴顶上，两支黑森森的手枪正对着他父子俩的心窝。其中的一个歹徒，就是刚才在林中遇见化装成驼背的老头。

老于世故的陶雁明很快判明，来者不善，歹徒手中拿的是美造无声手枪，即使是在闹市区发射，也不会怎么惊动人，何况在这偏僻的坟地。于是满脸堆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大家都是场面上人，这些宝物，见者有份。”说毕，他不慌不忙地脱下手腕上的表，双手捧着走近歹徒说：“这块‘劳力士’手表也可奉送。”

陶雁明正在敷衍伺机下手之际，谁知他那没经验的儿子

却虎声虎气地大喝一声跳了上来，使出一个“饿虎擒羊”招式，可是，这只饿虎还没有扑过去，只听得“叭”的一声轻响，陶华惨叫一声，栽落毙命。

陶雁明一见爱子丧生，利用歹徒一刹那的分神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雁明迅劈“鸳鸯腿”，把两个歹徒踢翻。

他拾起歹徒落地的手枪，扣动板机，射出复仇的子弹，猛地，一道电光在眼前一闪，顿觉手腕一阵剧痛，自己射出的子弹把脚跟前的泥土掀翻，枪落下地，鲜血顺着手掌下滴，滴在枪上。

“哈哈！……”不远处爆发出一串女人的笑声。

这声音好熟悉啊！陶雁明定睛望去，原来，这个老女人就是刚才用手绢掩面烧纸钱的那个女人，她躲在右侧一个高大的墓碑后向他打冷枪。此刻，她一面掀掉大头巾一面轻风摆柳似的一步步向他走来。

陶雁明惊呼：“卡特尼娜！卡特尼娜！”

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向他开枪的竟是久别重逢的妻子。

(二)

卡特尼娜轻风摆柳似的一步步向陶雁明走近，狞笑道：“陶先生，久违了。1949年广州一别就是40年，你有艳福，丢开我的第二年，就娶了个美国大富翁的千金小姐，真幸福啊！大陆解放后，我在台湾寻找你爸几十年，没想到他躲在香港悄悄死了，这颗复仇的子弹，只好由你来领受了。怎么样？老娘的枪法如何？想不到四十年后，我们竟在坟场相会。”

陶雁明：“卡特尼娜！听我说，我在美国再婚，是因为

听父亲说，你们吉普赛人喜新厌旧，居无定处，乐于流浪生活，1949年大陆临解放时我在法国读书未回，你就抛弃我们出走了，这不能怪我。刚才被你们打死的，是你我亲生的儿子陶华啊！”

“我的儿子？”她咬牙切齿：“不！他不是我的儿子。确切地说，他是你弟弟！”

陶雁明：“你疯了？我哪有什么弟弟？他是华儿，是1949年我俩从法国回来结婚时怀的孕，婚后我又去法国，这是父亲写信告诉我的，后来你也写信告诉我生了个男孩，你忘了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卡特尼娜一阵狂笑后恨声高叫：“忘了？我八辈子也忘不了你那个满口仁义道德，实际上是衣冠禽兽的父亲！我疯，我残忍，这是你那个畜生父亲陶世轩逼出来的！四十年前，他……把我……。”

（闪回）

40年前陶世轩家。夜。

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陶世轩和儿媳对饮。

陶世轩：“雁明回法国去了，一年后才能毕业，现在时局很紧，共产党已经占领了长江以北，万一大陆保不住，我就带你去台湾。”

卡特尼娜温顺地点点头。

陶世轩：“眼下，你什么事也不用做，在家呆着，挂名随从秘书，只不过是领一份丰厚的薪金罢了。”

卡特尼娜：“一切听从爸爸的安排。”

陶世轩斟满一大杯酒递过去说：“来，再干了这一大杯。”

卡特尼娜：“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，再喝就醉了。”

陶世轩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吉普赛人喝酒都是海量，醉不倒的。”

卡特尼娜央告：“好爸爸！我确实不能再喝了。”

陶世轩拉长了脸：“怎么？雁明刚走两天，你就不给我面子了？来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喝个痛快！”

卡特尼娜无奈，只得又强饮了一杯，直觉得天旋地转。

陶世轩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们中国有句话：‘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’，今晚高兴，不可以没有歌舞。好姑娘！你就给我跳个吉普赛舞吧！”说毕，开动了留声机。

卡特尼娜妍媚一笑，她那种吉普赛人对歌舞的特殊爱好立时在心中萌动，乘着酒兴，便扭肢摆腰地舞了起来。她越舞越高兴，嫌外衣碍事，便脱了下来，于是，她那丰满的胸脯、圆润的腿肌，身上各部位的曲线便都最好地显露出来，再加上她酒后红霞般的面容，时而妖冶地给人一瞥，直把个陶世轩看得魂飞天外。

留声机唱片放完了，卡特尼娜也累了，她肚里的酒在涌，步履不稳，一头栽倒下去，陶世轩就势一把将她抱住，进入自己的卧室。

卧室里传出一阵纷乱的响声和卡特尼娜几声惊叫后，一切归于沉寂。

（闪回）

陶世轩家，卡特尼娜卧室。

卡特尼娜坐在床上，怀里抱着婴儿陶华。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陶世轩悄悄地溜了进来，贼嘻嘻地笑着。

卡特尼娜：“你又想干什么？！”

他仍贼嘻嘻地向她靠近。

“不行！难道我坐月你也不放过吗？出去！”

陶世轩：“谁叫你们吉普赛人这样富有魅力？我一看到你就忍耐不住。”说着，一头扑上床去。

她挣扎着，喊叫着。忽然，她碰到了他佩在身后的“中正剑”，便一把抽了出来，骂一声：“老畜生！我杀你全家！”就朝他下腹猛刺。

“哎哟！”陶世轩手捂下腹，血流如注，滚下床来。

卡特尼娜目视床上哭的婴儿，一咬牙：“你这个小孽种……”

陶世轩毕竟是个军人，况且剑未刺中要害，一见这样，奋力站起，一脚踢飞她手中的剑，没命地叫喊：“来人呀！来人呀……”

（闪回）

荒郊。夜。

卡特尼娜在一大片林中狂奔。

她的后面，七、八支手电筒光束在晃来晃去，脚步声急促，军犬在狂吠。

她穿过了一片甘蔗林，来到一个陡峭的山壁前，她看不清前面是什么，抬步上前，“啊”的一声，坠入深深的河里……。

凤凰岗墓地。

卡特尼娜一摔手中的烟头，恨声叫道：“我恨！恨死了你的一家！我早说过，我们吉普赛人是记仇的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走遍天涯海角，都要报仇！”说时，她又忽然扣动扳

机，陶雁明一个踉跄，捂腹倒下，鲜血从指间涌出。

陶雁明：“你丧尽天良！你……”

“嘿嘿！你们陶家也讲天良？！”她用脚擦了擦陶雁明身体，默然片刻，蹲下身来，把陶氏父子睁大的两双眼睛抹闭。又沉默片刻，轻声自语：“世上又多了两个寡妇。安息吧！亲爱的，快去阴曹地府找你爸，问他什么叫天良？啊！对我来说，现在没有什么能比这些珍宝更为重要的了。”

卡特尼娜象入侵占领者那样，高昂着头，双手叉腰狞笑，对垂手站在她身边的两个歹徒下令道：

“一号，向老板发报，‘母狼行动’顺利！”

省公安厅办公室。深夜。

侦察科长陈刚伏案翻阅有关卷宗。卷宗里有一份破译的密码电报：母狼行动顺利。

陈刚自言自语：“母狼，这又是怎么样的一次行动呢？”

他正思考着，忽然警铃响了起来，他拿起话筒一听，立刻下令道：“火速奔赴凤凰岗墓地！”

他拎起大盖帽飞身下楼，顷刻间，一辆辆挎斗三轮摩托车朝郊外凤凰岗驰去。

凤凰岗墓地。深夜。

黑夜的墓地静得可怕，白天扫墓人留下的纸钱、招魂幡，在夜风的吹刮下纷纷扬扬。那些没有烧尽的长香，仍在青烟袅袅，更增添了一些恐怖气氛。

助手李强、王斌各牵一条警犬向坟场深处窜去，寂静的坟场只有“沙沙”的脚步声和林涛声。

不一会，他们来到了现场，两条警犬对着一堆茅草狂吠

不已。

陈强：“拨开茅草，仔细观察。”

茅草被拨开了，两具男尸裸露在十几支手电光束之下。

王斌：“从尸湿判断，被害的时间大约是中午十二时左右。”

“哟！”李强喊道：“这个老者的尸体还有微弱呼吸！”

陈刚：“速送医院抢救，对他严加保护。”

他们给现场拍照。

他们对死者陶华的中弹处作了记录。

他们在草地上拾到了三枚子弹壳。

他们用快速凝固塑料制样，从五个不同尺码的脚印塑料鞋样中，发现了一双38码的中跟女式皮鞋鞋印。

陈刚拿出笔来，计算了一会，说：“按照‘脚印长度×6.876=身高’的公式，这三个在逃的歹徒是两男一女，两个男的身高为一米七左右，女性身高为一米六五。从其作案的手段、凶器、时间和被挖的坟墓来看，这又是一起有计划、有步骤、有组织带国际性的恶性劫案，这与破译的‘母狼行动’有关。”

陈刚的分析大家都表赞同。

省公安厅办公室。

机要员进来，递给陈刚一份电文。

机要员：“陈科长，这又是一份破译的密码电报，密码排列方法与‘母狼行动’的电文密码相同。”

陈刚读电文：“阿叔回乡探亲，亲友名单得便时先带回，阿乡要请客。”

陈刚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唔，有些门道了。等着瞧！”